

理想中的殿堂

谱写出青春的词典

彩虹般的向往

温暖着年轻的誓言

有你坚定的目光

风雨中让自己勇敢

被你插上了翅膀

骄傲地飞越蓝天

心的梦想无极限

新的奇迹快要出现

从来没有什么能阻挡

生命中永远不熄的火焰

心的未来在召唤

新的世纪星光灿烂

从来没有什么能阻挡

用真心拥抱希望的明天明天

不息为体

永不停止每一个坚定的信念

日新为道

永远探索让心中从没有终点

我和我的北工大

——六十年里六十位北工大人的心路历程

主 编 刘幸菡 刘 伟 杨 蕾

北工大要办出特色

三尺讲台铸就传奇

树立科技雄心 潜心打造民族品牌

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光彩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

郭德远：在一个事业里尽自己的全部力量

【编者按】

郭德远，1927年11月生，毕业于清华大学。1960年10月调入北京工业大学，先后任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、系主任，校党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书记、书记，1992年5月离休，2020年3月26日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3岁。他说，自己作为老一批的北工大人，就



是为学校打基础的人，是一颗颗石子、一桶桶洋灰，先创地基再起几层楼，现在是高楼大厦，接下来还要继续发展。郭德远书记在北工大工作期间，一直按照党的要求，为学校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。

1960年我被分配到机械系担任党总支副书记。建校时学校一共有五个系，机械系排序第一，简称一系，包括机械制造、仪器仪表、热加工、内燃机四个专业。此外，技术基础课、制图、零件原理、金属工学的教研组也在一系，但不是专业教研组，后来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，划归技术基础课委员会，还有一个小机械厂隶属于机械系。机械系的教职工主要依靠本市兄弟院校的支援，还包括极少数工厂调来的，以及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教授最早只有从航院调来的



两位，徐碧宇和宋懿昌，两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都很高，不但培养青年教师、提高教学质量，在规划专业发展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。还有骨干教师白师贤，也是从航院过来的，他讲课清晰流畅，重点难点一清二楚。同学们说上白老师的课如同艺术享受。他为人谦和，耐心培养青年教师，是我校第一位博导。学校学习清华，在各教研室设一个党员秘书辅助开展工作，不仅辅佐教研室主任，还在成立党小组或其他情况时，起到类似支部书记的作用。当时党总支就我一个书记，既要管老师也要管学生。机械系招生量比较大，第一年招了12个班，是五年制，要求严、规格高。为了保证头三年基础课的质量，学校决定把技术基础课排到头三年，最后两年才有专业课。

克服多重困难 解决思想问题

当年市委高瞻远瞩，考虑首都工业和科学发展仅依靠中央院校所分配的人才远远不够，决定成立市属北京工业大学。据尹凤翔同志介绍，市委决心坚定、目标宏大，20世纪60年代把学校目标定为万人大学，要达到莫斯科大学的水平，要求校址选在比较安静、少受城市干扰的怀柔县（今怀柔区）。1959年学校筹备处成立，次年暑假开始招生。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经费严重不足。学校基建规划都有，就是没钱，所以只能停止。市委最初并不打算将南磨房作为北工大的永久性校址，但后来几起几落最终就落在了这里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化工专业的中专校址，只有一个北教学楼、两个宿舍楼和一个食堂，还有两个在建建筑。第一批学生进来的时候，校园还没有围墙，周围是一片菜地，校内在施工、埋管子，平地面积很少。由于经费少，当时面临两个困难：一是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起来，二是实验室办不起来，直接影响到基础课的实验开不出来。

第一届学生由应届高中毕业生、中专生和华侨学生组成。当时国家困难，粮食不足，蔬菜很少，肉类基本没有，导致营养不良，很多师生闹了浮肿，室内保证不了暖气温度。我晚上去师生宿舍，有的在屋里也披个棉被。但即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，师生们也没有下象棋或打扑克的，都在认认真真看书或写讲稿，风气很好。教工们可以说是热量不足也要艰苦工作，不能安居也要乐业、敬业。学校党组织鼓励大家，困难只是暂时的，不能被它吓倒，不仅要发扬革



命前辈的精神渡过生活难关，学习和工作也不能松懈，要刻苦、严谨、力争上游。

当时不少学生中也有一些思想问题。有的怕教学内容不充实，工大师资水平低，毕业后达不到大学水平；有的嫌弃校园小，说一眼能望穿，没有大学氛围，说工大是“大中专，小大学”；有的觉得新学校很简陋，来到工大自己受了委屈；有的也知道自己的实力考不上清华北大，但来这上学有些心灰意冷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几个系就组织干部教师下到学生中了解情况，做思想工作。我们说学校是新建的，没法和知名院校相比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只要努力工作、刻苦学习，同样能学好大学知识，毕业时也能达到合格大学生的水平，而且师资水平、办学条件经过发展努力，一定会逐步提高。

树立校风学风 坚持实事求是

1961年党委多次讨论办工大应当坚持什么方向，怎么提高师生员工思想，决定要树立自己的校风。一是方向问题。首都的学校，要为首都建设服务，专业设置、实习、毕业设计都要以能给北京的工业发展培养适应性的人才为前提。从建校初期到现在，这个办学宗旨不断加强贯彻。二是建校初期特别强调艰苦朴素、艰苦奋斗，这不仅是当时条件困难被迫的行为，更是继承革命传统的要求。建校初期，许多教师们曾在楼道里工作过。二系开电工实验缺少实验器材，经费不足，教师们就到对应的工厂，要些旧的仪器、器材，修复后使用；锻压组用一千多块钱购买了一台当时市值几千元的车床，虽然精度稍微差点，但是作为教学用没有问题；车床上不了楼就放在3号楼一层，专门拨一间房，教师带同学自己演示；或是跟力学实验室借点实验器材，测试压力。

建校初期全校只有五位教授、一位副教授，另外有些从工厂来的高工（相当于教授）。不少刚毕业的教师来工大前没教过书。虽然师资力量不足，但学校在教学上按照正规学校的要求，制订完整的教学计划，包括实习、毕业设计、教学大纲等等。我在一系时，经常发动各系的老师到兄弟院校听课学习。当时老师们要克服交通不便、热量不足、器材不够、图书馆条件差、教学经验不足等困难，非常艰苦。各系还充分发挥老师的作用，鼓励青年教师勇挑重担，争取早日承担讲课、带实验的任务。所有班级都由教师兼任班主任，由班主任了



解同学学习、思想情况，与学生谈心，落实学风，有时还家访，帮助解决学习、生活中的困难。

学校校风要求大家团结思想、振奋起来，发挥集体的作用。老教师要起带头作用，青年教师要勇于挑重担。当时学校校风要求很严格。市委指示建校初期就要把各方面工作“根子扎深扎实”，我理解就是要在政治思想、教学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打好基础，把好方向。当时的代理书记尹凤翔同志提出了课堂教学的五条要求：第一，讲课内容要让学生当堂听懂。第二，数据、概念、原理上要准确无误，推导分析上要顺理成章，没有错误和矛盾。第三，要理论联系实际。第四，要反映科学技术新成就。第五，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解释自然科学和专门课程。

学校按德育为首的精神，从第一年就设定正规的马列主义三门课，党委领导也去教研组参与研究指导。每周三下午是师生形势政策学习时间，了解国家形势和世界形势，学习有关中央的文件精神。每周四节的体育课是一门必修课，让同学德智体全面发展。学校的学风比较好，上课时学生们全部出勤、全神贯注，很少心不在焉、交头接耳。困难时期，北京市委为了照顾学生的身体，体育课减量，课程负担减轻，作业也减轻，晚自习后我们还要去教学楼检查有没有人继续学习。有一天我查楼时碰见李晨校长，把那些超时学习不睡觉的同学都“赶”回宿舍，早点睡觉，减少消耗。当时，从教研室到办公室，大家关系融洽，没有大矛盾；干群关系，从校级、系级到班里、教研室里关系都比较好；党群关系和师生关系也都较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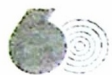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学校根据北京的工业发展背景，设置了相关的系和专业，而不是照抄全国性大学的设置，这是实事求是的。当时，学校的工作要求是三年基础课过关，两年专业课过关。刚开始还不能过高地要求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，三年后才要求达到有较高标准的过关。两年专业课过关，等于讲完两遍并带过实验、毕业设计、能胜任要求后质量要达标。这是从咱们学校的实际情况、师资水平、科学实验水平出发的。在政治思想上对不同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要求。学校总体希望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要求党员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，要求绝大部分人要有集体主义意识，能关心集体，关心人民群众。区别对待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体现。那时学校比较稳定，能保证教学，并在政治与教学的关系上处理得也比较好。政治上是德育为首，但教师大部分时间还得从事专业、业务教



学，保证教师工作时间专注于业务活动。业务教学里基础课、专业课、包括实践环节，都规定了合适的比例，这也是实事求是。建校伊始，校领导提出要学清华、赶清华、超清华。后来李晨同志来了，经过讨论就不再提了。我觉得这也是实事求是，因为清华有多年的基础，咱们的师资条件、校园建设、实验设备、科研水平和他们相差很大。有些教研室在1958年“大跃进”后期许多课都想自己写教材，宋硕同志了解后说：“你们是新学校，师资水平与其他学校有差距，不用非得花很多精力编教材，写出来也未必比其他院校的成熟。就先用人家的，过一段时间再试着编教材。”所以李晨同志那句“掂着脚，够得着”说得很有道理。

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提倡产学研结合

在五年教学中，学校始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，贯彻教育与生活、劳动相结合的方针，从一开始就安排作图、实践环节，例如机械系在低年级制图就大拆大卸测绘无轨电车。高年级多数都要下工厂实习，特别是1960级第一届毕业生下厂“真刀真枪”的毕业设计，是工大办学的一次成功的实验。当时校党委学习清华，做出决定让全体毕业生，不论专业，都由系里安排找到对口工厂，由教研组与同学自己下厂找课题，针对工厂迫切需要的、能提高质量、提高效率、卡脖子的问题。事后证明这对于加深理解所学知识、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很有好处，对工厂和科研所也很有好处。工厂的领导和师傅很理解，并支持我们。广大师生热情高涨。持续半年，成果斐然。在北京高校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成果展览中，我校虽属新学校，但成绩排名前列。如此一来，同学们在毕业以前就对对口专业工厂的组织机构、生产产品、生产过程、工艺技术要求、关键质量问题等都了然于胸，就能理论联系实际。咱们国家原来的瓷砖压机都是从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进口，后来锻压专业的师生到建材机械厂实习，经过反复攻关，做出了先进的国产压机，从此国内市场大部分都不必依靠进口机械，有一部分还出口国外，这个工厂特别感谢我们锻压专业的两位教师。后来咱们学校的师生去哪里都受欢迎，工厂愿意把新的技术问题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设计结下的硕果。焊接专业师生解决厂里焊丝、



焊条、先进焊接设备的难题，也得了奖。

咱们一直提倡建立教育、生产、科研三结合的基地，实际上当时已经打下了基础。建筑系有位老教授叫蒋璜，他虽然腿脚不便，但定期坚持带着学生上门头沟爬山勘测设计公路。当时有一个班在门头沟斋堂镇 107 国道进行勘测设计，他们有时就在野外吃饭、搭帐篷住宿，学校后勤给他们送食品，他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，参与了这条路从规划勘测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。

深入联系群众 助力师生发展

李晨校长的长处有很多，乐于联系群众、了解下情令我印象深刻。到基层单位了解情况，他不提前通知，系里、班级里他去，锅炉房他也去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大操场、十字路口，他跟同志们一起聊天。当时流行“找校长上操场”，大家都愿意向他反映实际情况。李校长穿着朴素、态度和蔼，记忆力非常好。他开会时谈到系里的一些事情，有时系里的书记都不清楚。后来班、系里的书记说：“要给李校长汇报，不了解真实情况是蒙混不过去的。”李校长有时候在饭点去华侨食堂，他总是在大食堂打了饭再跟华侨学生一起边吃边谈。作为学校一把手，他非常注重民主作风建设与联系群众，平常开常委会、党委会，总是先让大家发表意见、反映情况。对讨论中产生较大分歧的问题，有时候个别跟你交换意见，不强求一次会议就要得出结论，争议太多的时候就宣布休会，下次再议。面对系主任、书记，他也不会独断专行，而是先听情况、听意见，了解了再商量如何处理。他从不自己决定该怎么做，有想法后会商量这么办行不行。这就是毛主席说的：党委上下级之间的谅解和友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一系 60 级学生有 12 个班，61 级是 8 个班，这 20 个班同学的档案多数我都看过，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其他情况。由于常去学生宿舍聊天、与学生干部开会、参加同学活动，多数同学我都认识，师生的工作、学习和思想状况也比较了解。当年我跟同学一起踢足球，没有隔阂。过年的时候，女同志或有家的同志给青年教师、光棍还有华侨生送饺子馅、包饺子，假日时大家一起去北海玩。和群众多联系是李校长带头做起的，他善于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。建校之初，面对当时的困难状况，用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把学校里各种经历的人迅速统一起来，



使大家振奋起来，提出并逐渐推进发扬好校风，他身体力行。校党委中尹凤翔、樊恭然同志是他的左膀右臂，一些大事在常委会讨论后，李校长放手把政治思想和教学工作交给他们两位落实。

有位建筑系同学张在明是岩土专家，毕业后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；还有一位工大无线电系的毕业生张榕明，曾经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。很多毕业生，他们的成就早就超过老师，却依旧不忘母校、不忘恩师的培养，说学校不仅教给他们知识，也教会他们如何做人，让他们受益匪浅、难忘终生。

【本文根据2015年4月28日“口述历史”访谈编辑而成。采访人：赵明，讲述人：郭德远，编辑：冯葛豪】